



# 赓续文脉 留住乡情

——从德阳作家的文字中品味书香德阳

## 梅芬馨郁透纸香

□仇昌惠

近日,得文友梅冬散文集《隔夜听雨》。捧卷在手,就被那淡雅的封面所吸引。迫不及待翻开,扉页上那清丽的题字,让人顿生见字如面之感:一个人淡如菊,眉清目朗,举止温婉的女子就像站在我面前,如兰的气息直拂胸臆,令人如沐春风,窗外萧瑟的寒风也减去了几分肃杀。

我这个人读书不多,但对于所读之书,却有点挑剔。如拿到一本新书,必先快速浏览十来页,如其内容能勾起我继续读下去的欲望,我会从头细读并陷入作者所写的意境中,与之产生同频、共鸣。读《隔夜听雨》的前十几页,就带给我这样的冲击,有了沉下心来、细细品读的愿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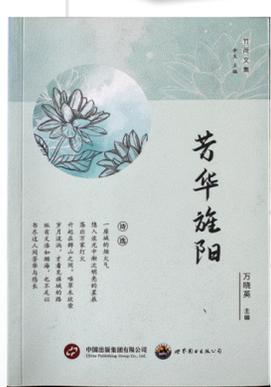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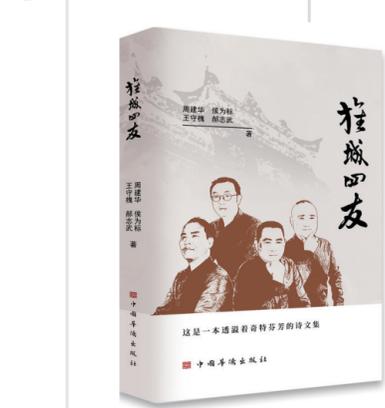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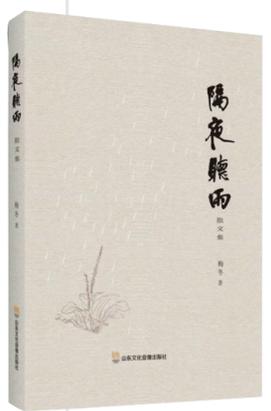
开篇《云外山居》,从一枚古印章入笔,勾扯出染云山房的云及云里的书香。那香,是淡淡的,但沁人心脾,染云女子的形象亦是淡淡的,素雅的。她染云洗云晾云,在作者笔下,宛如芭罗村浣纱的西施那般清丽可人。作者笔锋随之一转,又不着痕迹地带出了高槐书院的书香。这书香不再淡然而转为醇厚,皆因藏书人曾是一位数十年煎炒烹炸,被油烟酱色熏蒸透了,五大三粗的壮汉。他的藏书百味杂陈,丰富醇厚且又诸味调和,勾勒出一个被书香浸染、渗透的书痴形象。一篇短文,能将清丽的浣纱女及粗壮的掌勺人轻松带人,并写出两人长居高槐村的“云外山居”,形似小隐而实乃大雅且不违和,作者是高手。

与书名同题的《隔夜听雨》,虽是写景,但实则写人。写乡愁,道情怀,显本真。读过不少写雨的文章,但大多是春雨缠绵,恨摧花入泥,秋雨清冷,伴落红成阵,令人顿生伤春悲秋之颓感。用泼辣女人形容夏雨,还是第一次见到。“夏天的雨极像泼辣的女人,干净利落,哗啦啦……”有声有色,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阿庆嫂形象的当家主妇。这接地气的描写,足见作者观察之细致,描写之生动,遣词用字之贴切。作者亦为女子,平时言谈皆轻言细语,行动如弱风拂柳,给人的外在形象是吟风弄月,抚琴调弦,笔墨横姿,不食人间烟火的文艺范。但这篇《隔夜听雨》,字里行间都透出悲天悯人之意,山野清新之风。夜虽黑,但心不愁,反牵出思慈恋旧的女儿情怀。在春雨绵绵秋雨潇潇中,夏雨的英气出场,大有“初经一雨洗诸尘”的畅快!都说“文如其人”,梅冬对夏雨的描述,显出了她骨子里亦有英姿勃发之气。

辑三《白露为霜》中,作者前两篇均写了中江铜山苏氏一门。写这样的文章费时费事,须查阅不少资料,其中包括铭文、史志、典藏……在文学娱乐化盛行的当下,还能静下心来,翻阅故纸堆,耐心求证的写作者,已经是凤毛麟角了。难得作者为发掘、宣传故乡人文历史的厚重感而写出这般翔实且可读性强的文章,让我顿生拜谒铜山三苏故里之念。

梅冬的集子里,不光描写琴棋书画、春花秋月,文人雅士,也有市井生活,底层民众。在《一个三轮车夫的精神世界》及《古店石林的守护人》中,她用饱含深情的质朴文字,以仰视的角度,把两位普通劳动者富足的精神层面呈现给读者。作者笔下李其武和邓大哥这两位真实存在的人物,使人感受到,即使如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这样的卑微者,也能在生命的某个时段焕发出伟大的高尚!尤其是李其武,他除了蹬三轮以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外,还通过读书,寻求精神寄托及灵魂飞升,这正是我们当下应追求的人生价值。

梅冬的集子共76篇文章,如她在《后记》中所述:“在这喧嚣尘世,读书与写作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”。她笔耕不辍几十年,将自己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思、所悟汇集成这几十万字的精美集子,读者的情绪也必将在这引人入胜的文字牵引中,感受到她对文学的挚爱及正确的人生观。从她的文字中,我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及精神享受,她身上那种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。这样引人向善向上向美的文字及品格,是我所求学所敬的。



——编者

陈立基与小读者在一起。作者供图

## 把三星堆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

□陈立基

三星堆博物馆倏忽已走过26个年头,开馆那天的盛况历历在目,我害怕买不到票,早早地来到售票口排队,当时优惠广汉本地游客,凭身份证就可买到十元一张的门票,当我作为头两名游客,踏上腥红的地毯走进博物馆时,听到馆内响起悠远神秘的音乐声,那一刻莫名的兴奋激动,热血上涌,脚步都有点轻飘飘的。

作为第一批进入三星堆博物馆的观众,看到很多游客迫切地询问何处有资料,当时博物馆刚开馆,还没有资料介绍。一位市领导对时任广汉作协主席的我说,你们作协何不用通俗的文字提供点资料,从文学的角度推广宣传三星堆。我不知深浅懵懵承诺下来,当时的作协既无经费,又无阵地,更不要说在民政局注册,迫切需要市上的支持。

通过半年多的努力,《日落三星堆》写出来了,自己充满希望地抄了几份寄出去。结果大失所望,除了一家退稿外,其余均石沉大海。怎么办?已无退路,总不能颓然放弃。经过一段时间郁闷,事到万难需放胆,随即自己花了几千元,找到广汉一家印刷厂,将《日落三星堆》先印出来。托三星堆巨大影响力之福,居然连带送全脱手了。记得博物馆建馆一周年,感谢博物馆的领导居然将那本小册子摆在了展柜里展出,自己惊喜地看着,眼睛都潮湿了。

几经曲折,不知不觉坚持弘扬三星

堆文化已三十年,先后出版了数本有关三星堆的图书。《三星堆的故事》,社会各方面反映良好。《趣说三星堆》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,印刷11次,发行数万册,被评为2001年“四川省优秀图书”,荣获德阳市第三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脑海里曾深深雕刻着一幕场景,自己到西南书城买书,没想到进门就看见《趣说三星堆》以一个圆环状摆成一个书塔摆在门厅处。一想起这件事就后悔没拍下来,要是带了相机,或像现在手机有摄像功能,拍下来该多好。

三星堆如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,从热爱到敬畏写作,又促使自己不断地深入开掘。2003年,为了讲好三星堆的故事,用文学发掘三星堆,自己和作协同仁一道,自筹资金,创办了《三星堆文学》,后来争取到财政支持,杂志现已坚持二十年。

创作需要认清自己的条件和位置,“守住自己的一口井”。2021年11月《探秘三星堆》又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,走向全国的新华书店,网上有售,两年时间现已第七次印刷,发行量当在十万以上。该书图文并茂,深入浅出,为充满好奇心的小朋友打开了一扇窗。没想到的是在2023年,该书竟荣幸入选中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,走向千山万水的广大城乡。

六一儿童节,带着《探秘三星堆》走进多所小学送文化进校园,签名送书的

一幕幕场景让人永生难忘。在光华小学,孩子们排着长队等候签名,上课的铃声响了,小同学呼拉一下围上来,围着叫着“给我签一个嘛”“给我签一个嘛”!不顾老师的叫喊舍不得走,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竟紧拉着我的手掉泪了。我答应他们,将名字写在小纸片上夹在书里,我全部签好后请老师转交,小同学们才高兴地离去。年龄隔空一个甲子,还有什么比这场景更让人欣慰的呢?在金鱼二小,我认真准备,给同学们讲三星堆人的衣食住行,讲完后签名送书,当时教室里坐满了学校三年级以上每班选出的五个同学,书却只有二十本,老师抓阄确定受签的同学,书签完了,没抽到的同学竟全拿出小本子作业本排队要求我签名,我如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

就在几天前的4月14日,自己应约到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为成都的几十名小同学签送《探秘三星堆》,我一丝不苟在书上先签上他们的名字,再落下我的名字,每个小同学都跟我合影留念,几个小女孩合影前还真诚地先望望我,然后将书抱在胸口给我鞠了一躬,纯真的童心让我心中一颤,不禁脱口而出说了声“谢谢”!这种交流超越了代沟,成为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缘分,自己年近耄耋,那一双双亮晶晶的目光烙刻在脑海中,甜丝丝的又沉甸甸的,鼓励着自己继续努力写下去,将三星堆文明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的心中。

## 四个男人一本书

□唐雅冰

第一次收到由多人签名相赠的书,我并不感到奇怪,反而觉得这一天有点姗姗来迟。翻开天台、彪哥、如风、思城无疆联袂出的书《旌城四友》,我生出些许羡慕。全书分为“初见”“时光剪影”“诗意远方”“引入书袋”“花舞云上”五个部分,诗歌、散文混搭穿插,每一章都是人间烟火中流淌的真情,是喧嚣中难得的一份清静。

“初见”缘起五年前几十个文友自娱自乐的一个线下活动,旌城四个大男人组成的三句半节目第一次亮相就惊艳全场,赢得现场掌声最多,四人友谊的小船就此起锚,一路走来相扶相携,彼此成就,在文学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,把写作的业余爱好发挥到了极致。

“挑战一回不可能的自己,即便不成功,我认为也值得尝试,因为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,也让我更加有理由相信,毛毛虫蜕变后,是天空中最美的蝴蝶。”

这是四人对初见的美好回忆,也是他

们对友谊以及对文学执念的诠释。四人台上结缘,台下开枝散叶,成立了专属于他们的朋友圈、文学圈,一周一小聚,文章是聚会的邀请函。每次见面,文章是最先呈上的最硬的菜。别看兄弟伙平时嘻嘻哈哈,插科打诨,可一面对文章,所有的脑细胞都变得活跃而严肃,对文不对人,写得好可以捧得天花乱坠,浑然不顾捧下有多疼;写得差能够批得体无完肤,也不管颜面是否挂得住。脸红了,心动了,行动了,文章数量在增加,质量也一天天发生着变化。天台可以捧一次小聚写得缠绵悱恻:“如风出了桃花,这便酿出了一台特制的桃花酒。酒香顺着桃花飘下露台,飘向遥远,此情此景,岂止一枝春?”彪哥的文字总是灵动得如山间清泉:“于是乎,那山川草色间无尽的诗词佳句奔涌而出,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,天籁之音萦绕耳际,似高山流水一般自然质朴,幻化成人间四月优美的章节。”四兄弟中块头最大的如风,诗歌却细腻得

如枝头初冒的花骨朵:“一场桃花雨/迎着风的回旋/邀枝头梅朵、李蕾、桃蕊/梨花雪/合诵一曲苍劲的绵州巴歌”。浑身都是音乐细胞的思城无疆文字也自带韵律:“纯白色的皎洁,桃粉色的羞涩,淡紫色的高雅,像极了成熟绰约穿着合身旗袍的女性,凹凸有致,款款婀娜,让人目不暇接,惊喜不已!”与其说他们单个人的文章在量变中质变,不如说是他们围炉煮字齐头并进,阳光入了炉,雨露入了炉,书院入了炉,擦肩的每个瞬间入了炉,文字也就走了心。不得不说,旌城四友用纯粹的友谊与对文学的执念慢慢熬出来的《旌城四友》,自带了一份让人怦然心动的节奏,捧起书,也就捧起了一份沉甸甸的兄弟情。

也许,旌城四友的那份兄弟情谊会一直纠缠不清了;也许,旌城四友对文学的那份爱会一直放不下了。初见如初恋,四个男人一本书,不,也许说四个男人N本书更为恰当。